

本文章已註冊DOI數位物件識別碼

▶ 軍人脫離政治之探討

An Analysis of Military Disengagement from Politics

doi:10.30390/ISC.199801_37(1).0005

問題與研究, 37(1), 1998

Issues & Studies, 37(1), 1998

作者/Author：洪陸訓(Lu-Hsun Hung)

頁數/Page：57-71

出版日期/Publication Date：1998/01

引用本篇文獻時，請提供DOI資訊，並透過DOI永久網址取得最正確的書目資訊。

To cite this Article, please include the DOI name in your reference data.

請使用本篇文獻DOI永久網址進行連結:

To link to this Article:

[http://dx.doi.org/10.30390/ISC.199801_37\(1\).0005](http://dx.doi.org/10.30390/ISC.199801_37(1).0005)



DOI Enhanced

DOI是數位物件識別碼（Digital Object Identifier, DOI）的簡稱，是這篇文章在網路上的唯一識別碼，用於永久連結及引用該篇文章。

若想得知更多DOI使用資訊，

請參考 <http://doi.airiti.com>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see: <http://doi.airiti.com>

請往下捲動至下一頁，開始閱讀本篇文獻

PLEASE SCROLL DOWN FOR ARTICLE



軍人脫離政治之探討^{*}

洪陸訓

(政治作戰學校政治研究所副教授兼所長)

摘要

軍人的干政、政變和軍事政權的建立，是一九六〇年代至一九七〇年代期間，第三世界國家相當普遍的政治社會現象。許多研究軍事政治社會的學者因而致力於探討軍人干政、政變的原因和軍事政權的運作情形。一九八〇年代以後，有鑑於許多拉丁美洲、亞洲，甚至非洲國家的軍隊紛紛返回軍營，和讓位給文人統治的趨勢，研究文武關係的學者即熱切地轉向探討軍人脫離政治的現象。

研究發現，軍人脫離政治的原因複雜，部分來自軍隊組織因素，部分則出於環境影響；一則需有動機，再則需有其條件。脫離政治的方式可能是自願地有計畫的進行，也可能是被迫無計畫的退出；其目標在於重組政治社會關係。軍人脫離政治過程中，往往面臨挑戰。其結果，可能淪入軍事政變和軍事政權的惡性循環；也可能經由自由化、民主化而成功地轉型成民主政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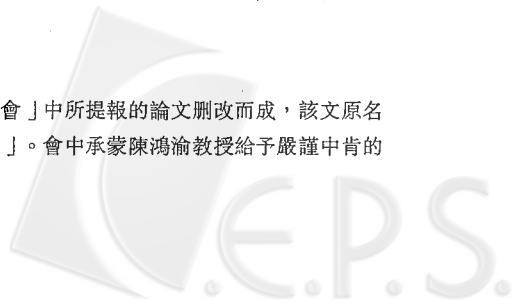
關鍵詞：軍人干政、軍人脫離政治、軍事政權、文武關係

* * *

壹、前言

自一九六〇年代以來，軍隊干預政治，或稱禁衛軍主義（praetorianism），一直是第三世界政治發展或社會變遷中，政治變革和權力繼承的主要方式。這段期間的相關研究，多偏重在對軍人干政的原因和軍人執政表現的分析。所謂禁衛軍主義，是

* 本文是由作者於八十六年九月二十六日「國軍軍事社會科學學術研討會」中所提報的論文刪改而成，該文原名為「軍事威權國家民主化過程中文武關係的演變——軍事政權的轉型」。會中承蒙陳鴻淪教授給予嚴謹中肯的評論及提供修正卓見，特此致謝。



An Analysis of Military Disengagement from Politics

Lu-Hsun Hung

Abstract

If the period of the 1960s and 1970s was an era of military coups, the period of the 1980s and early 1990s can, in contrast, be called an era characterized by the withdrawal of military forces from active participation in politics in a number of Third World countries. These events have challenged the previously held belief that military interventions in politics are conclusive and irreversible. In addition, these acts have generated a new wave of interest regard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military and society in general, and the transition from military rule to civilian government in particular.

The findings from this research suggest that military disengagement from politics has been derived from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military institutions' environments. Disengagement of military forces from political powers has followed two different ways: planned disengagement (in which junta leaders consciously attempt to remove themselves from political dominance) and unplanned disengagement (in which junta leaders are forced to relinquish power, often resulting in further military intervention). The objectives of disengagement consist of remedying immediate deficiencies and, by rearranging political relations, ensuring that the pre-coup conditions should not be formed. After the disengagement of the military from politics, the new government often meets the challenge of power in the aftermath of the transition. This article asserts that military regimes can be liberalized, but not democratized. In other words, only by substantial civilianization can military-based governments move to a state of full democracy.

Keywords: military intervention, military disengagement from politics, military regime, civil-military relations



指「在某種情況下，軍人藉實際使用或威脅使用武力，而成爲主要的或優勢的政治力量」。①對於軍人干政發生原因的理論性解釋，包括了對文人政府合法性的喪失、缺乏制度化、政治衰微、政治文化低落、以及種族和派系抗爭等幾個因素的探討。②對於軍事政權的運作或軍人執政的表現之探討，則著重在政權合法性、社會變遷、國家整合、以及現代化等幾個議題。一九八〇年以後，有鑑於許多拉丁美洲、亞洲，甚至非洲國家的武裝力量，紛紛返回軍營和讓位給文人統治的趨勢，研究文武關係的學者即熱切地轉向探討軍人撤退（withdrawal）或脫離（disengagement）政治的原因和過程。所謂脫離政治，是指「由被認可的文人當局取代禁衛軍的政策和人員」。③

然而，不少實證研究發現，軍人脫離政治後所建立的文人政府，能夠長期存續的仍然不多。軍隊長期脫離政治的特徵是，「在十年期間至少出現一次定期的行政首長的更換」，以及軍隊對政治生活的捲入程度不斷降低。④不少文武關係研究學者在他們的評估中，幾乎一致認爲，「軍事政變和軍人政府最常出現的結局總是一樣」。⑤

這種相當普遍的觀點忽略了一項事實，即有些在某一時期經歷過軍人干政的國家，已經出現軍人長期退出政治的情況。這包括一些中南美洲加勒比海地區和非洲的第三世界國家，以及諸如法國、西班牙和希臘等西方國家。雖然軍人退出政治和文人主政的國家數量不多，且其文人化的程度各有不同，但這些經驗對那些轉型中或仍受軍人統治的國家，就其可能面臨的再建和維持文人統治的過程和困境，將具有很深刻的啓示作用。

不少研究禁衛軍主義的學者，將重點放在探討政變或軍人干政的原因，卻忽略軍人干政的後果。事實上，軍人控制政府後的作爲，遠比他們奪取政權本身更爲重要。如何治理一個社會，比執政者的身分和取得政權的手段產生更大的影響。本文的目的，即在探討軍人脫離政治的幾個問題：軍人何以要退出政治？其目標和方式爲何？可能面臨那些挑戰？脫離政治的後果爲何？轉型爲民主政治的可能性如何？

註① Eric Nordlinger, *Soldiers in Politics: Military Coups and Governments*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Hall, 1977), p. 2.

註② 洪陸訓，「第三世界國家文武關係的理論——軍人干政因素之探討」，*復興崗學報*，第六〇期（民國八十六年六月），頁一～六〇。

註③ Constantine P. Danopoulos, *Military Disengagement from Politics* (New York: Routledge, 1988), p. 3; 軍人脫離政治，也有學者稱之爲軍人讓位（abdication），或軍事政權的轉型或過渡（transition）。

註④ Claude E. Welch, Jr., *No Farewell to Arms* (Boulder, CO: Westview, 1987), p. 20.

註⑤ Eric Nordlinger, *Soldiers in Politics*, p. 207; Samuel E. Finer, *The Man on Horseback: The Role of the Military in Politics* (New York: Praeger, 1988), pp. 110~139; Uef Sundhaussen, "Military Withdraw from Government Responsibility," *Armed Forces & Society*, Vol. 10 (Summer 1984), pp. 543~62.

貳、軍人脫離政治的動機和條件

本文首先要探討的是，武裝力量（armed forces）^⑥何以、及在何種條件下願意讓出政權？這個問題可以先引用范納爾（Samuel E. Finer）的論點來做解釋。他以下圖的矩陣來說明軍人讓位的條件。此一矩陣是由兩組相關變項所構成，一組是軍人讓位的傾向（disposition）和社會條件，另一組是軍人讓位的動機與必要條件。兩組變項形成「是－是、否－否、是－否、否－是」的二乘二模型，以解釋軍人何以願意脫離政治。^⑦

圖一：軍人脫離政治的條件

	傾 向	社會條件
動 機	(1)信仰文人至上 (2)凝聚力遭受威脅 (3)缺乏自信	(1)內部挑戰 (2)外在因素
必要條件	(1)脫離政治的內部共識 (2)集團利益的適度保護	能繼承政權的文人組織

資料來源：Samuel E. Finer, *The Man on Horseback: The Role of Military in Politics*, (New York: Praeger, 1988), p. 300.

一、脫離政治的動機

首先，從傾向方面來看軍人脫離政治的動機。第一，由於武裝力量贊同文人至上的信條，以軍人服從文人領導的信念自我期許，如一九六六～六九年期間的迦納軍人和一九六〇～六三年期間的土耳其軍人所持的態度。第二，軍事政權察覺到其武裝力量的團結力或作戰能力受到威脅。如一九七五年的秘魯軍隊分裂成敵對派系而介入政爭，深怕因此會威脅到國家安全。第三，喪失統治的自信心。也就是軍人執政之後，發現執政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深感難以勝任，如一九七五～一九七八年的迦納軍方，因無法處理社會騷動和經濟困境而舉行選舉；孟加拉的穆汗默德（Hussain Muhammad）軍事政權也是因為無力處理所面臨的政經問題而下台。^⑧

其次，由社會條件方面來解釋軍人脫離政治的動機。第一，是來自內部的挑戰。

註⑥ 武裝力量或武裝部隊（armed forces）一詞，在軍事政治、社會學意涵上，包含正規與非正規的軍事組織，比「軍隊」（military services）範圍廣。參見Gwyn Harries-Jankins, “Army Force and Society,” in Trevor Dupuy, ed., *International Military and Defense Encyclopedia* (Washington, DC: Brassey's, 1993), p. 188.

註⑦ Samuel E. Finer, *The Man on Horseback*, p. 300.

註⑧ Bhuian Monoar Kabir, “Politico-Economic Limitations and the Fall of the Military-Authoritarian Government in Bangladesh,” *Armed Forces and Society*, Vol. 21, No. 4 (Summer 1995), pp. 553~572.

傳統上認為只能以另一個政變才能強制除去軍事執政團。證據顯示武裝的民間武力可以取代和擊敗正規軍，如一九五八年的古巴、以及後來的尼加拉瓜和薩爾瓦多。^⑨不過，長久以來，大部分的軍事政權在面臨人民有組織的持續反抗時都會交出政權，如一九七二～九年的秘魯和迦納。第二，來自外部的挑戰。軍事政權的垮台，有來自外國軍隊的圖謀，如坦尚尼亞軍隊之摧毀烏干達的阿敏（Idi Amin）政權、美國一九八九年出兵推翻巴拿馬諾瑞加（Manuel A. Noriega）軍事政權；^⑩有因外交政策的失敗或戰爭的失敗，如阿根廷的軍事執政團因福克蘭群島戰敗而垮台；^⑪巴基斯坦雅頁可汗（Yahya Khan）政府在一九七一年被印度打敗後旋告崩潰；希臘的「上校」（Colonels'）政權以圖謀政變而引發土耳其人入侵塞浦路斯，卻無力抵抗土耳其軍隊而崩潰；也有的因所依賴的外力支持中止而導致瓦解，如尼加拉瓜的蘇慕沙（Somozas）政府因美國對其軍事、財務和外交的支持有所保留而垮台；南越的瓦解也是同樣的情形。^⑫

二、脫離政治的必要條件

首先，在傾向方面，第一個必要條件是武裝力量的所有重要成員一致決定退出政治舞台，如埃及在一九五二年，聶吉（Neguib）和大部分陸軍軍官的意圖，只是單純地要整肅一下政治圈，然後退出政治權力。又如納瑟和他同僚們有意使埃及的未來單獨地由一個軍人菁英無限期地統治，在一九五四年納瑟說服了他的派系接受他的作法。第二個必要條件是軍隊的利益必須受到保護，才能促使軍隊有意願退出政壇。保護軍隊的方式包括：（一）防制文人政敵意圖報復而採取的私人的自我保護措施，其方法之一是阻止被指定的人或團體參與選舉；（二）在新憲法中，為武裝部隊設定特別角色，例如，一九六三年的土耳其憲法規定軍人在參院要有代表；迦納在一九六九年設立「三人總統制」（Three-man Presidency）等；緬甸在一九九二年研擬新憲法也賦予軍隊特殊的地位；^⑬（三）在憲法上保證豁免軍事執政者在職期間的犯罪行為。

以上所述是指軍隊個人利益，在集團利益方面，包括軍人的裝備、待遇和服役環境；軍人在社會上的原來角色的持續（維持軍人在社會中一貫的地位）：例如，當文人政府建立民兵以稀釋或平衡軍隊的強勢力量時，即感受到威脅；最後，有些軍隊具有一種強有力的非物質的利益，信奉某種意識形態。例如，土耳其軍隊的「凱末爾主義者」；緬甸軍隊的反分裂主義者；^⑭奈及利亞軍隊的致力於國家整合；以這些價值

註⑨ S. E. Finer, *The Man on Horseback*, p. 301.

註⑩ Margaret E. Scranton, "Panama's First Post-Transition Election," *Journal of Interamerican Studies and World Affairs*, Vol. 37, No. 1 (Spring 1995), pp. 69~100.

註⑪ Alejandro Dabat, Translated by Ralph Johnstone, *Argentina: The Malvinas and the End of Military Rule* (London: Verso, 1982).

註⑫ S. E. Finer, *The Man on Horseback*, p. 302.

註⑬ Janelle M. Diller, "Constitutional Reform in a Repressive State: the Case of Burma," *Asian Survey*, Vol. 33, No. 4 (April 1993), pp. 393~407.

註⑭ David I. Steinberg, *Burma's Road Toward Development: Growth and Ideology under Military Rule* (Boulder: Westview, 1981).

觀為名進行革命的軍隊不可能將權力讓給理念相反的文人政權。

其次，在社會條件方面，必須在政治上有扶植得起的文人組織（如政黨），使軍事政權可讓位給它。學者經常發現，軍方在宣稱有意退出政權後，準備選舉的時間長短不同。無論如何，軍方有時會發現，社會中沒有他們可與之交涉的組織，或是遭遇到政治抗爭時，沒有任何政黨能提供穩定的基礎以造就一個民選政府。^⑥

梅沙斯（Kostas Messas）則綜合諸多學者觀點，將軍人脫離政治的原因（動機）歸納成軍隊組織因素及環境因素兩類，對軍人脫離政治的相關因素作了說明。軍隊組織因素方面，包括軍事專業倫理改變、具領袖魅力的軍事領導者出現、軍隊集團利益、軍事政權本質和武裝力量的控制權。環境因素方面，包括國內、區域及國際三種。國內環境因素包括文人團體的壓力、國內政策惡化、經濟危機延長；區域因素則是部分區域的民主化活動；國際因素包括國際民主化的環境、外國勢力的物質誘因減少、外國武裝力量的使用。^⑦

杭廷頓也指出了實施和培植民主的必要條件。他認為達成民主必須採取三個步驟：促進國家統一、建立政治權威、達到政治平等。^⑧魯斯陶（Dankwart Rustow）也注意到軍轉文有四個連續階段：（一）國家的統一，這是轉變的背景條件；（二）準備階段，兩極化比多元化更為突出；（三）決策，政治領導人接受統一體的差異性；（四）形成習慣。^⑨斯提潘（Alfred Stepan）則從外部因素來探討軍事政權的變革。他將變革分成兩類，第一類是戰爭和征服導致的變革，包括：外部征服之後的內部復辟；內部的重組；外部監視下民主政權的建立。第二類變革是由內部變化所導致的，包括：源於內部的重新民主化；社會領導（society led）的政權終結；政黨之間達成的協議；由民主改革派政權協調的有組織的武裝暴動；馬克思主義者領導的革命戰爭。不過，威爾奇（Claude E. Welch, Jr.）指出斯提潘的理論還不能解釋一九八九年下半年東歐發生的動亂，因為那次大動盪的主要原因不是戰爭或外部征服，而是外國軍隊的撤退。^⑩

我們也可從軍事政權的不穩定性來說明軍人脫離政治的理由。諾德林格（Eric Nordlinger）認為，政權要存在二十年以上才算穩定。他以此標準衡量軍事政權，發現一九四五年以後非西方國家的一百個軍事政權中，只有三個國家符合：一九五二年

註⑥ S. E. Finer, *The Man on Horseback*, p. 305.

註⑦ Kostas Messas, "Democratization of Military Regimes: Contending Explanations," *Journal of Political and Military Sociology*, Vol. 20, No. 2 (Winter 1992), pp. 243~255.

註⑧ Samuel P. Huntington, *The Political Order in Changing Societie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8), p. 348.

註⑨ Dankwart Rustow, "Transitions to Democracy: Toward a Dynamic Model," *Comparative Politics*, Vol. 2 (1970), p. 401.

註⑩ Claude E. Welch, Jr., "The Impact of Democratization on Civil-Military Relations," Presented at the Sun Yat-Sen Institute for Social Science Philosophy, Taipei, Taiwan, August 21, 1991, p. 23.

以後的埃及、一九五四年後的巴拉圭和一九四七年至一九六八年的泰國軍政府。②如降低標準，能持續達十年的也不過十個。事實上，「軍事政權的平均壽命只有五年。因此，可以說它們天生就是不穩定的」。③軍事政權的不穩定性，可以由其讓位於文人政權的三種可能方式加以分析。④第一種可能性是來自文人的壓力，亦即禁衛軍主義者在廣泛的文人反對壓力之下，被迫放棄權力。這種可能性最小，而且軍人很少純粹以此方式讓位於文人。實例中，只有一九六四年的蘇丹和一九七三年的泰國出現過以接近文人壓力形式的示威、罷工和騷亂導致軍人將權力交還文人；第二種可能的方式是反政變，亦即被排斥在政府之外的其他軍人推翻軍事政權，再將權力交還文人。不過，這些軍事政權中發生的政變，大多數是一個軍事政府取代另一個軍事政府；第三種可能是軍人「自願」脫離政治；亦即不管是否受到文人或其他軍人的相當大壓力，禁衛軍統治者「自願地」把政權交還文人，這也是何以軍事政權持續不久的原因。

叁、軍人脫離政治的類型、目標與挑戰

一、脫離政治的類型

軍人脫離政治或軍人統治的轉型大致可分為兩種類型：無計畫的脫離和有計畫的脫離。無計畫脫離政治案例中，可能是軍事政權被推翻，也可能是軍方領導人受到極大壓力，認為繼續執政已得不償失，在難以接受的不利情況下，威權政府不情願地將權力轉移給文人。無計畫性的返回軍營的狀況之發生，是由於威權執政者執政失敗而無法保持政局穩定，因而失去合法性。這通常是由於民衆的不服從不斷增強、反對派的基礎廣泛、外國的壓力和對商業缺乏信心，而這些情況會導致經濟危機和軍隊分裂。阿根廷和希臘分別在福克蘭島和塞浦路斯的潰敗之後，以及秘魯軍隊在一九七〇年代中期完全喪失合法性時，所出現的局面就是無計畫轉型的顯著例證。無計畫性退出政壇並非任何執政的軍方所樂見，因為所付出的代價相當大。第一，軍事體制威望會降低，並將削弱其執行基本作戰的能力；第二，軍隊在守勢的虛弱狀態中，可能鼓舞反對派企圖推翻軍事政府的變革措施，倒回至政變前的情況；第三，軍官團的利益因之受損，可能遭受文人報復或反報復，例如在阿根廷和希臘軍事領導人最終由於他們執政時的行為而遭到審判。⑤

註② 泰國軍政府在一九四七～六八年間，事實上發生過八次政變，因此，它應是屬於范納爾所稱的「間歇性」(intermittent)的間接式軍事政權。陳鴻瑜，「泰國的軍人與政治變遷」，*東亞季刊*，第二十四卷第三期(民國八十二年一月)，頁九～一三；S. E. Finer, *The Man on Horseback*, p. 151.)

註③ Eric Nordlinger, *Soldiers in Politics*, pp. 138~139.

註④ *Ibid.*, pp. 139~147.

註⑤ Henri J. Barkey, "Why Military Regimes Fail: The Perils of Transition," *Armed Forces and Society*, Vol. 16, No. 1 (Fall 1990), pp. 169~192.

有計畫的脫離政治，其特點是軍隊願意依照有秩序的過程，在有效控制的遊戲規則下放棄權力。它與無計畫脫離政治的主要區別，在於軍隊是否有能力制訂並實施一項明確的方法，而此一撤出方案的實施有賴強而有力的中央領導。^②有計畫並可預期的退出政權對軍人執政者比較有利。首先，可容許對後繼機構和人員有較高程度的控制；第二，可儘量減少有損軍隊及其領導者的意外情況發生；第三，有助於軍隊持久維持其內部的凝聚力；最後，有助於防止反對派出現，以確保威權集團成員的利益。^③

不過，實際上，並非所有軍事政權的轉型案例都能歸納入上述兩類之中。在缺乏明確的轉型方案的情況下，一個威權政體可能面臨兩種可能的結果。一種是由於無力長期執政，該政權本身的不確定感導致它的猶豫和搖擺不定，例如一九七一年三月土耳其所出現的軍人支持的政府所面臨的局面。另一種是參加政變的某人或某部分人設法要挾其他執政者，以追求一些特定的目標和理想。在此情況下，政權主宰者可能訴諸於鎮壓或恐怖手段來作因應。^④

威爾奇將上述類型稱為取代型（無計畫型）與轉化型（有計畫型），另外增加兩種分類，一類是就自由化與民主化的相對內容，分為自由化型與民主化型；另一類是就軍事專業化對政治變遷的衝擊，分為舊專業主義型與新專業主義型。自由化轉型是指軍事政權為維護既有利益而容忍政治反對勢力；民主化轉型則指軍事政權允許開放政權競爭與自由選舉；舊專業主義型是指軍方以壓力團體的組織方式影響社會，新專業主義型則是軍方成爲一個壓力團體，和其他壓力團體沒有差別。^⑤

二、脫離政治的目標

軍人干政的主要原因之一，是認爲文人執政失敗，因而政變成功後，首要目標是重新安排政治關係，以糾正眼前的缺陷，並確保政變前腐化無能的情況不會重現。例如，烏拉圭軍隊在一九七三年奪權後對左翼游擊隊運動的鎮壓。另一種目標涉及軍隊的機構利益和社會角色，斯提潘所稱的「特權」（*prerogatives*），就涉及此一領域。他認爲，「作爲機構的軍隊認爲他們已取得了正式或非正式的權力或特權，可以有效地控制軍隊內部管理，並在軍隊以外的國家機構中發揮作用，或者甚至認爲他們可以決定國家政權與政治或文人社會之間的結構關係」。^⑥他以「軍人特權」與「文人與軍人競爭」（*military contestation*）兩個概念（如圖二），來說明巴西、阿根廷、烏拉圭及西班牙等國，軍事領袖與文人領導者間的互動關係以及軍事政權的轉型，藉以界定軍隊在民主化過程中及之後的政治角色與功能，也就是建立雙方的政治合約。^⑦

註② Claude E. Welch, Jr., *No Farewell to Arms* (Boulder, CO: Westview, 1987), p. 20.

註③ Henri J. Barkey, *op. cit.*, pp. 172~17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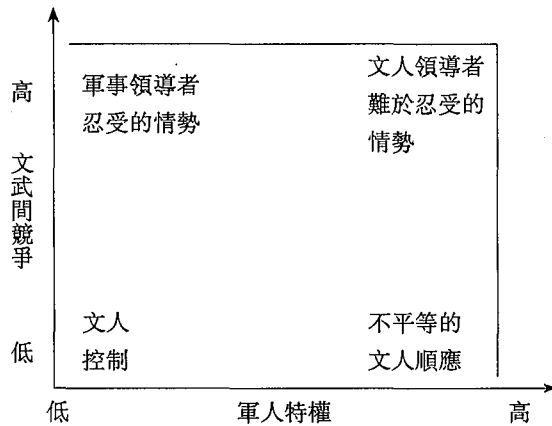
註④ *Ibid.*, p. 173.

註⑤ Claude E. Welch, Jr., "Military Disengagement from Politics: Paradigms, Process, or Random Events," *Armed Forces and Society*, Vol. 18, No. 3 (Spring 1992), pp. 324~327.

註⑥ Alfred Stepan, *Rethinking Military Politics: Brazil and the Southern Cone*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8), p. 93.

註⑦ *Ibid.*, pp. 93~127.

圖二：競爭、特權、及民主型的文武關係



資料來源：Alfred Stepan, *Rethinking Military Politics: Brazil and The Southern Cone*,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8), p. 100.

由於軍隊面對的是一個不斷變遷的社會，它的角色也因此可能需要不斷地重新界定。軍隊通常會透過憲法的修改，使他們的影響力、角色和特權能制度化，以規範和穩固文武之間的關係，並增加軍隊在決策方面的權力，魯奎伊（Alain Rouquie）稱之為「在憲法架構中的合法化」。這種合法化，通常依據一個控制性和高壓性的多黨制以及建立一個主宰性的軍人政黨兩種形態進行。^⑧簡言之，軍人脫離政治的目標是要調整軍隊與社會（公民社會及政治社會）、乃至與國家間的互動關係，在主客觀因素的配合下，軍事政權以轉型 T 來合法化其「新」的互動關係。

三、脫離政治過程中面臨的挑戰

對於軍隊而言，在轉型過程中，軍人和文人之間關於限制軍隊權力的約定，很難預見在轉型之後，軍隊集團利益所面臨的挑戰和其所產生的影響。不過在過程中，軍事政權所面臨的問題都是可以察覺的到的。首先，軍隊在放棄權力時所希望保留的社會類型和政治體制（或稱為軍隊的遺產）可能會遭受反對。這一方面的挑戰，可能來自新興的文人領導階層，也可能來自軍官團內的一些小團體。就文人（包括軍方的支持者和反對者）而言，會因他們自己的議程和偏好而修改軍方的方案。例如，烏拉圭的桑奎內迪（Julio Maria Sanguinetti）政府就曾使共產黨和工會合法化並恢復了前遭軍方禁止的政治家的政治活動權利；^⑨再就軍官團內的潛在反對者而言，個人或團

註^⑧ Alain Rouquie, "Demilitarization and the Institutionalization of Military-Dominated Polities in Latin America," in G. O'Donnell, P. Schmitter, and L. Whitehead, eds., *Transitions from Authoritarian Rule: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Baltimore, MD: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6), p. 117.

註^⑨ Henri J. Barkey, *op. cit.*, p. 175.

體可能為其現實利益而明爭暗鬥，潛存著難於預測和不穩定的因素。甘比亞軍隊在一九九四～一九九五年間，就發生過這種狀況。^②

其次，軍人執政結束之後，他們享有的特權常會受到挑戰。文人在掌權之後，可能企圖取消軍人所享有的特權，不管這些權力是否規定在憲法中。例如，秘魯總統加西亞（Alan Garcia）於一九八七年將三軍劃歸一個部管轄；阿根廷阿爾方辛（Raul Alfonsin）政府之重新確立文人對國防工業的控制和大幅削減軍事預算。當然，文人政府這類措施也可能引起軍隊反抗而遭到失敗，例如，巴西文人政府曾企圖降低軍隊在國家事務中的地位，結果造成軍隊反抗，軍隊也成功地獲得制定憲法的任務，這部憲法讓軍方在國內事務中享有很大的「自由」。^③薩爾瓦多軍隊更反對繼任的文人政府與共黨叛亂團體簽訂的一九九二年和平協定，迫使各方修訂和平協定，從而減少了對軍人利益的傷害。^④

最後，脫離政治過程中對軍隊本身和對軍人的挑戰雖不常見，但仍然是一項重要的考量因素。例如，阿根廷軍隊在國內外都慘遭失敗，而不得不退出政治舞台。^⑤在一九八七年和一九八八年的叛亂中，阿根廷軍隊顯示他們對於文人的報復將採取反擊措施，因而迫使阿爾方辛總統不得不同意簽署一項法案，使一大批因在戰爭中的行為而面臨被起訴的下級軍官獲得赦免，但能否成功，各國的結局則不一定。一九六一年，土耳其軍隊輕易地獲得這種保證；在巴西，離任的軍官和接任的文人在這方面達成妥協；但在希臘，軍事政府的所有領導成員全部銀鐐入獄。^⑥然而，就此論點，杭廷頓在探討許多個案之後，給了很好的建議，就是「不要起訴、不要懲罰、不要寬恕，除此之外，更不要忘記。」^⑦

肆、軍人脫離政治的結果

一九六〇年代和一九七〇年代是軍事政變頻仍的時代，一九八〇年代是軍人統治向文人統治（而且通常是民主的）轉型的時期，一九九〇年代則仍是延續一九八〇年代的轉型時期。對中南美洲及西班牙語的加勒比海國家而言，一九九三年更是歷史時

註^② John A. Wiseman, "Military Rule in The Gambia: An Interim Assessment," *The Third World Quarterly*, Vol. 17, No. 5 (1996), pp. 917~940.

註^③ Alfred Stepan, *Rethinking Military Politics*, pp. 113~114.

註^④ Knut Walter and Philp J. Williams, "The Military and Democratization in El Salvador," *Journal of Interamerican Studies and World Affairs*, Vol. 35, No. 1 (Spring 1993), pp. 39~88.

註^⑤ Alain Rouquie, "Demilitarization and the Institutionalization of Military-Dominated Polities in Latin America," p. 131.

註^⑥ Henri J. Barkey, *op. cit.*, p. 176.

註^⑦ Samuel P. Huntington, *The Third Wave: Democratization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 (Norman: University of Oklahoma, 1991), pp. 211~231.

刻，因為該地區不再存有軍事政權。⑳一旦掌握政權的軍事菁英決定（被動或主動地）讓位，就使得軍事政權面臨轉型的階段。雖然，杭廷頓樂觀地看到軍事政權的民主化趨勢，認為這是因為世界各國的軍隊都接受不同程度的軍事專業化與文人控制或客觀文人控制，有利於文武菁英的利益，而且對社會而言，文武關係的改進更是成本小利益大。㉑但是，實際的過程並不盡然，軍人脫離政治或軍事政權轉型的過程充滿了危險性，甚至遭遇失敗。根據范納爾的研究，除了委內瑞拉、哥倫比亞和墨西哥以外，很少有文人繼承政權能維持七年以上。㉒巴克（Henri J. Barkey）就以土耳其的案例來顯示軍事政權轉型過程的不可預測性和軍官團面臨的困境。土耳其軍隊雖然迅速脫離政治，但並未因此而會產生最佳結果，反而以干政來威脅文人的領導；而軍隊迅速脫離政治也不一定減少社會的禁衛軍化，因此實無助於社會的穩定。㉓

然而，軍事政權的轉型卻是民主化過程中，所必須經歷的階段，軍事菁英所面臨的是何時脫離政治的問題，也就是判斷脫離時機的問題。丹諾波羅斯（Constantine P. Danopoulos）在他所編的從軍事統治轉為文人統治（*From Military Rule to Civilian Rule*）一書中，綜合各作者的觀點指出，領導者在軍事統治轉型為文人統治關鍵時機，作出正確決策而奠定了文人控制軍隊的基礎。㉔然而，即使是有計畫的脫離政治，也不一定意味著民主化的成功，例如奈及利亞的巴班吉達政權（Ibrahim Babangida）在一九八七～一九九三年的計畫性脫離政治，就因一九九三年總統選舉所引發的動亂而迫使軍人又再次干政。㉕根據迪克斯（Robert H. Dix）所作的統計，至一九九一年為止，拉丁美洲軍事統治時期平均是十三點八年，軍人脫離政治時期，平均是十九點二年。當然各國的狀況不同，但多數的（十三國）拉丁美洲國家，其軍人脫離政治的現象尚未達到二十年。㉖由此可見，從目前軍隊脫離政治的發展趨勢來看，我們尚無法確定其是否真的退出政治。但不容諱言，在第三世界國家中，軍隊的影響力卻是始終存在的。詳細而言，軍人脫離政治的後果，明顯地可以看出兩種相對的趨勢——軍事政權民主化或軍人再次干政。

註㉑ Brian Loveman, " 'Protected Democracies' and Military Guardianship: Political Transitions in Latin America, 1978~1993," *Journal of Interamerican Studies and World Affairs*, Vol. 36, No. 2 (Summer 1994), p. 105.

註㉒ Samuel P. Huntington, "Reforming Civil-Military Relations," pp. 9~17.

註㉓ S. E. Finer, *op. cit.*, p. 305.

註㉔ Henri J. Barkey, *op. cit.*, p. 188.

註㉕ Constantine P. Danopoulos, "Intervention and Withdrawal: Notes and Perspectives," in Constantine P. Danopoulos, ed., *From Military to Civilian Rule* (New York: Routledge, 1992), p. 17.

註㉖ Claude E. Welch, Jr., "Civil-Military Agonies in Nigeria: Pains of an Unaccomplished Transition," *Armed Forces and Society*, Vol. 21, No. 4 (Summer 1995), pp. 593~614. 巴拉圭史托斯納爾（Hilfredo Stroessner）軍事政權也是個相似的例子，Paul C. Sondrol, "The Paraguayan Military in Transition and the Evolution of Civil-Military Relations," *Armed Forces and Society*, Vol. 19, No. 1 (Fall 1992), pp. 105~122.

註㉗ Robert H. Dix, "Military Coups and Military Rules in Latin America," *Armed Forces and Society*, Vol. 20, No. 3 (Spring 1994), p. 442.

一、軍事政權的轉型：自由化與民主化的可能性

第三世界國家雖然廣泛存在著產生禁衛軍主義的條件，但某些國家卻保持了政府對軍隊的控制，因而提供了自由化和民主化獲得成功的必要條件。不過，如果存在著政變和反政變的循環規律的話，軍人政權能否轉型為有效的文人政府，是一值得探討和觀察的趨勢。

諾德林格認為，禁衛軍政府缺乏執政技能，只能對社會進行膚淺的、短暫的改變，無法消除禁衛軍主義的根源，因此「軍人政府最通常的後果還是軍人政府」。^④ 范納爾對於軍人政府同樣感到失望。他認為，在政治文化「低落」（或「最弱」）的國家，軍人政府不大可能實現成功的過渡。因為這些第三世界國家由於政治文化低落，存在著自我分裂、輿論力量微弱的潛在危機，在需要一個强有力的有效率行政領導情況之下，使政府格外地依賴其武裝力量的支持。因此，要使軍人能長期脫離政治實非易事。軍事政變的結果和軍事政權的建立往往又是一次軍事政變和另一個軍事政權的出現。以諾德林格和范納爾的看法，軍人短暫時期的讓位或說是自由化，是有可能的，至於要轉型為民主化國家卻是很難。

范納爾的觀點在一九七〇年代中期修訂他的原作時，略有改變。他指出，如果能獲得軍方贊助的話，文人政府是可以成立的，其基本條件在於：(一)軍事執政團的首領必須使武裝力量願意退出政壇；(二)這位首領必須建立一個不依靠軍人直接支持而能獨立運作的政權；(三)軍隊本身必須支持新政府；(四)武裝力量必須對新政府領導人具有信心。^⑤ 他還引用了法國、土耳其、墨西哥、和南韓的情況為例證。范納爾的此一看法也反映在杭廷頓的《變遷社會的政治秩序》一書中。杭廷頓發現禁衛軍主義社會和文人社會之間存在著很大的反差。他認為，禁衛軍主義的「本質」是對政治進行「間歇性」（intermittent）干涉。在後殖民主義社會中，武裝力量扮演著中產階級「看門人」的角色，他們發動改革推翻了大地主的寡頭政治，但是下層階級在政治上覺醒之新制度，唯一的途徑是，「軍隊持續地參與」政治。但是，由於軍人的理想是「非政治的」（non-political）國家，他們建立文人政府的努力是註定要失敗的。^⑥

歐當諾（Guillermo O'Donnell）和席密特（Philippe C. Schmitter）也發現到，以武裝力量為基礎的政府，也可以成功地發起自由化運動，但卻很少能夠完成民主化的計畫。軍人政府推行自由化，是尋求在制度內部實施溫和的改革，軍隊仍有潛力繼續對政治進行某種程度的介入，而民主化則是開放政治競爭的場所，從而在政治體制中引起大量的不確定因素。^⑦

註④ Eric Nordlinger, *Soldiers in Politics*, p. 210.

註⑤ S. E. Finer, *The Man on Horseback*, p. 286.

註⑥ Samuel P. Huntington, *The Political Order in Changing Societies*, pp. 194~262.

註⑦ Guillermo O'Donnell & Philippe C. Schmitter, *Transition from Authoritarian Rule: Tentative Conclusions About Democracies*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6), pp. 7~10.

威爾奇在對禁衛軍主義社會裡軍人脫離政治情況的研究中，粗略地分析了軍隊短期和長期的兩種政治戰略。他認為，政府和交出權力的軍隊如果表現出相互克制，而且政府也注意避免對軍隊的預算和人員進行大幅削減，文人控制就可在短期內得到重建。但是，尚難於確保武裝力量長期的政治中立。要使軍隊長期不干政，政府必須加強其合法性和工作效率。^④威爾奇對軍人返回軍營的計畫提出了六種假設，涉及軍隊內部因素（角色認知、軍費、內部管理、軍隊使命和部署），也涉及社會和政治體制方面的因素（內部鬥爭的層次、經濟發展趨勢及政治條件）。他得出悲觀的結論，指出今後的數十年中，武裝力量仍將在非洲和拉丁美洲扮演重要的角色。^⑤

二、軍人仍居幕後主導的地位

軍人脫離政治後並不意味著軍隊就此保持政治中立，或是如同先進民主國家的軍事菁英接受客觀的文人統治。這可以借用威爾奇的軍人參與政治的文武關係光譜來說明，就更能理解軍人在軍事政權轉型後的角色變化。^⑥他強調文、武間的互動關係，他認為軍人「干政」最好稱為軍人「涉及」（involvement）或參與（participation），參與的程度和方式可有不同，文、武間各種因素的平衡狀況也不一。以光譜表示，一端為「文人控制軍人」，另一端為「軍人控制文人」。「控制」指對政策的參與度。軍人對政治的參與，從軍隊對政治的「影響」到另一端軍人對政府的控制，隨著國內壓力而向左右變化，若是能建立長期持續的文人政權（二〇年），就有可能建立文人控制。此時，軍人的特權就成為關鍵因素之一，在軍人特權得到基本保障與保證之後，軍人會退居幕後而繼續影響政治，一旦軍人特權遭到政治菁英挑戰，軍人就有可能再度出來，一九九三年的智利就發生這樣的狀況。^⑦

當然，一旦軍隊對於轉型之後的國家發展若是不滿或不順意，在相關因素配合下，又再度發動政變重新干政，使軍事政權轉型產生逆轉的情況。軍事政權轉型並不能迅速改變軍方在此類型國家中的地位，軍事政變始終潛藏著，這也正是軍事威權國家與其他類型威權國家不同的地方。若以范納爾的軍事政權類型來看，準文人化的間接統治是其轉型後，最有可能的類型，是否會成為文人政權，則端賴其民主化轉型能否得到穩固。

註④ Claude E. Welch, Jr., "Two Strategies of Civilian Control: Some Concluding Observations," in Claude E. Welch, Jr., ed., *Civilian Control of the Military: Theory and Case from Developing Countries* (Albany, New York: State University New York Press, 1976), pp. 313~327.

註⑤ Claude E. Welch, Jr., *No Farewell to Arms*, p. 204.

註⑥ Claude E. Welch, Jr., "The Impact of Democratization on Civil-Military Relations," Presented at the Sun Yat-sen Institute for Social Science Philosophy, Taipei, Taiwan, August 21, 1991, p. 7.

註⑦ Mark Ensalaco, "Military Prerogatives and the Stalemate of Chilean Civil-Military Relations," *Armed Forces and Society*, Vol. 21, No. 2 (Winter 1995), pp. 255~270.

三、傾向於建立開放型政權

根據諾德林格的研究，如果軍人有目的的把政權交給文人，則在絕大多數情況下，取代軍事政權的往往是比較開放的（民主的）文人政權。軍人在放棄政權之前，通常會選擇允許相當程度的政治競爭和民衆參與選舉的文人政府；有時會任命一個委員會起草憲法或選舉立憲大會。新制憲法大都是民主的，放棄政權之前或之後也會舉辦全國民主選舉，選出行政首長和立法議員。^⑤

至於軍事政府的特殊政治態度，例如原本反對政治活動、強調政治秩序和以集團利益爲重，何以在放棄政權時會轉而允許、鼓勵或支持建立一個比較開放的政權？第一，在於選舉產生的開放型政權雖會威脅到軍隊的集團利益，但是與威權型和動員型的政府比較起來，後兩種類型的威權者權力更大更集中，且有些政權可透過政工人員和政治思想對軍隊滲透，禁衛軍主義者的集團利益更容易受到挑戰；^⑥第二，禁衛軍在放棄權力之前，可以要求繼任政府作出若干保證。例如，迦納軍隊在還政於民之前，在憲法中規定建立完全由軍官組織的武裝力量委員會，用於掌握權力，以確保軍方的自主權；^⑦第三，禁衛軍主義者執政著眼之一，是在於維護中產階級利益，因此，公開型政權的建立通常符合中產階級的經濟、政治利益；第四，開放型政權被證明比威權型和動員型政權更有利於貫徹軍人的政治態度；第五，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開放型政權已成爲大多數國家接受的模式。

然而，軍事政權轉型所呈現的民主型態，是一種受軍隊「保護的」（protected）民主，並非源自民間開放社會的自發性民主。

四、軍事政權轉型與民主的鞏固

軍事政權轉型之後，雖然亦不意味著民主政治的到來，說不定是另一場軍事政變，然而在轉型之後，軍隊若要使民主鞏固（consolidation），則必須維護與增強其自主性與專業化，厄瓜多爾軍事政權就是個成功的例子。^⑧軍隊也必須體認到脫離政

註^⑤ Eric Nordlinger, *Soldiers in Politics: Military Coups and Governments*, p. 200. 諾德林格雖認爲軍人政府有目的留給後繼政府的遺產，是建立開放型政權，但也指出，這可能同時對民衆參與政治和公開競爭加上一些限制。軍人政權的封閉性和禁衛軍主義者的蔑視政治和政黨，會削弱民主基礎，*Ibid.*, p. 204.

註^⑥ 范納爾以政治控制和政治滲透以及政治競爭和政治參與兩個基本面向來解釋軍事政權所形成的三種政權結構：民主（或開放）型、威權（或封閉）型和動員型。民主型的特徵是高度的民衆參與、政府權力的競爭公開化、低度的政治控制和滲透；動員型的特徵正好相反。威權型在兩個基本面向上都偏低。見 Nordlinger, *op. cit.*, p. 111.

註^⑦ Eric Nordlinger, *Soldiers in Politics*, p. 202.

註^⑧ Anita Isaacs, *Military Rule and Transition in Ecuador, 1972~1992* (Pittsburgh: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Press, 1993), pp. 137~142.

治是在限制軍人的角色並擴大文人控制，^⑤更重要的是，文人政府也會建立種種控制軍隊的機制（如政黨滲透及運用情治單位、文人指揮結構、分散的軍事指揮權威、地理分散、維持競爭的安全組織、滿足軍方的關切、允許軍人有限度的參與政治、在憲法上限制軍隊角色、明訂軍隊職責）。^⑥誠如丹諾波羅斯所言：「軍人脫離政治後的角色是與軍官團、繼任文人政府及整體社會（在軍事政權執政）所得到的教訓及經驗息息相關。」^⑦我們必須長期觀察軍事政權轉型後的文武關係發展。斯提潘就認為，軍事政權在轉型後，要落實民主政治，必須從民間社會、政治社會（political society）與國家機構（state apparatus）三方面來加強。在民間社會上，宜有獨立的軍事研究單位，參與討論軍人的角色等問題，以建立文人控制軍隊的共識；在政治社會上，需擁有獨立的國會，控制、監督軍隊的運作；在國家機構上，國家機制（官僚體制）能獨立自主，不受軍人控制。若能如此，軍事政權轉型後才能具體落實民主政治。^⑧杭廷頓認為，要使軍事政權的民主化能夠穩固，有賴於新政府的政治領導菁英「抑制軍人權力，促進軍事專業主義」，亦即建立一支不介入政治，專注於執行純軍事任務並能服從文人領導的現代化、專業化部隊。^⑨范納爾則認為，要有效阻止軍隊再度干政的意向，還必須建立文人權力至上的原則。^⑩這一原則的意義是：「政府的主要政策和計畫，應由負政治責任的文人領導者，正式且有效地來作決定」。^⑪

總之，由於在六〇年代，第三世界國家政變或軍人干政頻仍，使研究文武關係的學者對這些軍事政權的民主轉型抱持悲觀態度；但自八〇年代以後，軍事政權民主化趨勢顯露曙光。^⑫不過，儘管杭廷頓預測民主化浪潮將不斷沖擊人類文明發展（不排除有第四波民主化浪潮），卻也不排除第三波回潮的威權主義浪潮。民主化能否成功和穩固，有智慧、有決心的政治菁英扮演了關鍵角色。^⑬因此，政治領袖如何妥善處理其與軍事領袖的互動關係，遂成為軍事政權民主化成功與否的關鍵所在。

註⑤ Larry Diamond and Marc F. Plattner, "Introduction," in Larry Diamond and Marc F. Plattner, eds., *Civil-Military Relations and Democracy*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6), pp. xxx~xxxiv.

註⑥ Claude E. Welch, Jr., *Civilian Control of the Military: Theory and Cases from Developing Countries* (New York: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76), pp. 5~34; Constantine P. Danopoulos, "Civilian Supremacy in Changing Societies: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in Constantine P. Danopoulos, ed., *Civilian Rule in the Developing World: Democracy on the March?*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92), pp. 15~20.

註⑦ Constantine P. Danopoulos, "Intervention and Withdrawal: Notes and Perspectives," p. 4.

註⑧ Alfred Stepan, *Rethinking Military Politics*, pp. 128~145.

註⑨ Samuel P. Huntington, *The Third Wave*, pp. 243~253.

註⑩ S. E. Finer, *The Man On Horseback*, p. 24.

註⑪ B. M. Sapin and R. C. Snyder, *The Role of the Military in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New York: Free Press, 1954), p. 52.

註⑫ 軍事政權在「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中的三十五個威權政權民主化過程中，轉型的有十六個，即：土耳其、巴西、秘魯、厄瓜多爾、瓜地馬拉、奈及利亞、巴基斯坦、蘇丹、烏拉圭、玻利維亞、宏都拉斯、薩爾瓦多、韓國、希臘、阿根廷和巴拿馬。S. P. Huntington, *The Third Wave*, p. 113.

註⑬ *Ibid.*, pp. 315~316.

伍、結語

一九九〇年代已可看出將是處於軍人持續從政治權力撤退與脫離的浪潮中，^⑥世界各國的文武關係也進入了新紀元。^⑦對軍事威權國家而言，軍事政權的結構與運作，勢必轉型，才能使其維持或不致喪失既有的特權；當然此特權的賦予將是因軍隊保國衛民的國防角色而來，而不是因為其掌握武力而來的政治角色。隨著國內外環境的變化，軍事政權必須回歸到文人控制的民主常態，也就是以營區與戰場為舞台，而不再介入政治。

軍人長期脫離政治不能視為是孤立現象，應從軍人干政、禁衛軍統治、脫離政治三方面來理解。^⑧就軍事政權轉型的角度觀察民主化過程中文武關係的演變，主要就是從這三方面來理解軍方脫離政治現象。對於軍事威權國家而言，軍事政權轉型的結果並不確定，但掌握政權的軍事菁英必須以轉型來獲取統治的合法性與正當性，因而軍事菁英與政治菁英間的文武關係，就產生不同的互動關係。政治菁英與軍事菁英的互動而形成的文武關係演變，明白地揭示了軍事政權轉型或軍人脫離政治的複雜性。軍事政權轉型意味著軍人脫離政治或再文人化，而轉型為準文人化的間接統治類型，軍人的政治角色將受到限制，文人控制的機制也將逐步建立，但仍須長期觀察此準文人化政權是否穩固，否則，軍隊可能再度以政變推翻文人政權而使轉型產生逆轉。

第三世界威權政體國家中的軍事政權，其轉型為民主政體是可能成功的，但卻並不容易。軍隊脫離政治的行動通常需要一系列有計畫的步驟，制訂這些計畫是執政的軍人及其政治上的盟友。在計畫過程中，決策者可能會受到越來越大的壓力，要求他們更迅速、更徹底的實現變革。變革的最初步伐可以由武裝力量邁出，但是，隨著自由化運動的發起，政黨間公開競爭的展開，社會中出現一種新的、更強大的推動力量，而由於軍隊為了仍能維持其部分既得集團利益，欲保留其幕後控制力，或只是欲利用自由化以增強其合法性，則軍事政權的轉型，很難經由自由化達成民主化。民主化的實現，無法只靠軍官團，而有賴於軍隊脫離政治走向民主化過程中，政府能敏銳地察覺和滿足軍隊的需求，並進一步要求民衆發展出支持談判、保障人權與平等的態度。只有在實質上達到「文治化」，以武裝力量為基礎的政府才能轉型為完全的民主政治制度。

(收件：86年11月29日，修訂：86年12月29日，接受：87年1月7日)

註^⑥ Cynthia Watson and Constantine Danopoulos, "Introduction," in Cynthia Watson and Constantine Danopoulos, eds., *The Political Role of the Military: An International Handbook* (Westport: Greenwood Publishing, 1996), p. xi.

註^⑦ Larry Diamond and Marc F. Plattner, "Introduction," in Larry Diamond and Marc F. Plattner, eds., *Civil-Military Relations and Democracy*, pp. iv~xxxiv.

註^⑧ Constantine P. Danopoulos, "Intervention and Withdrawal: Notes and Perspectives," pp. 3~18.